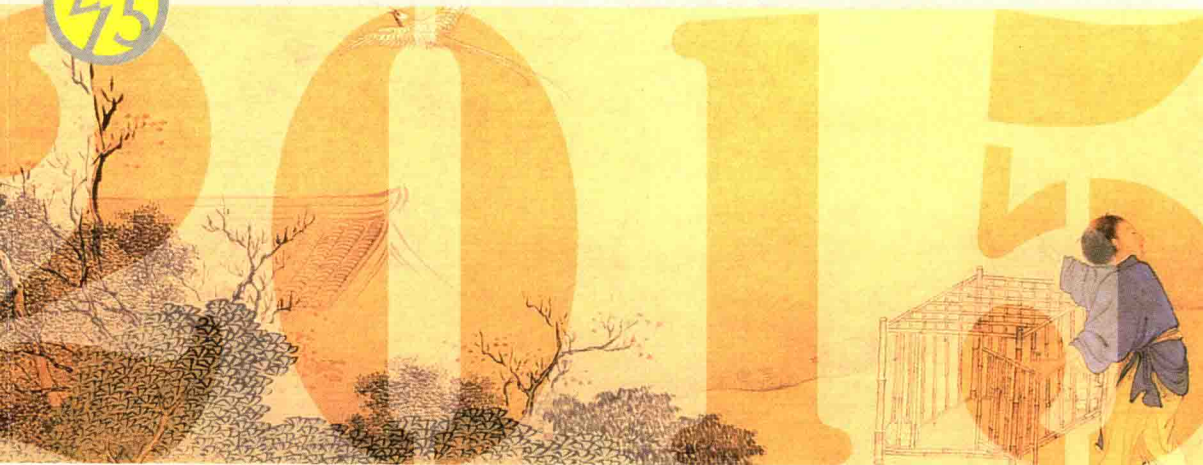


2015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

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 选编

2015 中国年度小小说



冯骥才《神医王十二》

凌鼎年《偷界研讨会》

黎晗《午夜便条集》

周海亮《农民贵族》

墨中白《鱼神桑巴》

安宁《打洋工》

金梦《玻璃纸之夜》

侯发山《北京，南京》

梅寒《一棵树的正常死亡》

刘洸《把月亮像鱼儿养在水里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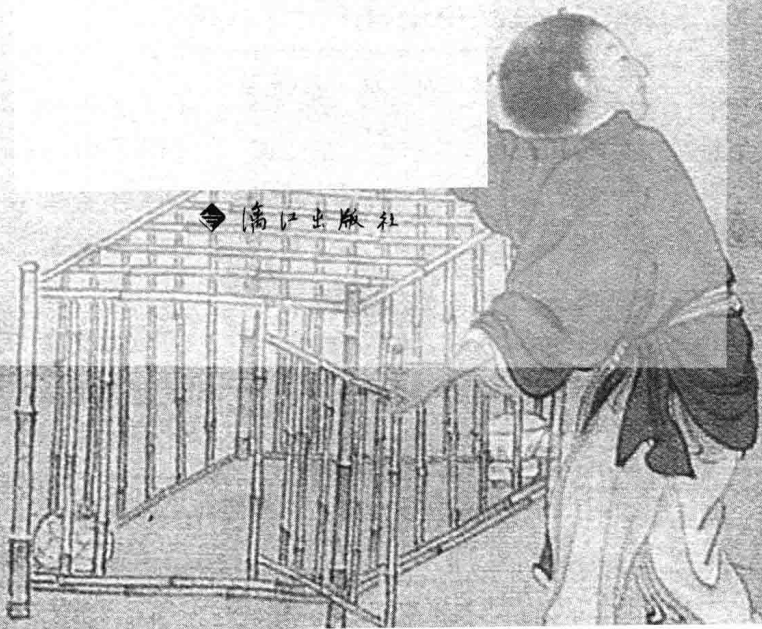


漓江出版社

2015中国年度小小说

杨晓敏 秦俑 赵建宇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5 中国年度小小说 / 杨晓敏, 秦俑, 赵建宇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407-7725-8

I. ① 2… II. ①杨… ②秦… ③赵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6486 号

2015 中国年度小小说

选编者 杨晓敏 秦 俑 赵建宇

责任编辑 孙精精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-614
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725-8

定 价 4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神医王十二 冯骥才 (1)
- 巴西木开花啦 刘心武 (3)
- 安装工小马 王剑冰 (5)
- 连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
..... 周 涛 (6)
- 那年的欢喜 郑彦英 (8)
- 孤独的老乡 夏 阳 (10)
- 煎饼果子 肖复兴 (12)
- 午夜便条集 黎 晗 (13)
- 水 性 陈源斌 (17)
- 雨 水 陈 毓 (18)
- 梁上“主任” 何 申 (20)
- 享不了的清福 尧山壁 (23)
- 数 羊 王 族 (24)
- 骨 骼 刘建超 (26)
- 收 养 陈力娇 (28)
- 狐仙图 张晓林 (30)
- 县长按摩 李家法 (33)
- 春光与翡翠 李师江 (35)
- 黄 梅 残 雪 (37)
- 百羊川 赵文辉 (38)
- 洗 礼 孟宪歧 (40)
- 鱼汤面 邓洪卫 (42)
- 铃铛铃铛我爱你 非 鱼 (44)
- 顺风车 聂鑫森 (47)
- 把命交给你 纪富强 (49)
- 幻 觉 刘国芳 (51)
- 人的大腿骨 张万新 (53)
- 羊 刘荣书 (55)
- 味 道 袁炳发 (57)
- 阿 青 练建安 (59)
- 特别通行证 魏永贵 (61)
- 狗 仇 玄 武 (63)
- 走遍世界 劳 马 (65)
- 幸存者 江 岸 (66)
- 小马倌儿 申 平 (69)
- 铜 宋志军 (71)
- 门 神 宗利华 (73)
- 虚 构 秦 俑 (75)
- 等待说话的客人 谢志强 (77)
- 农民贵族 周海亮 (79)
- 第五家庭 蔡 楠 (81)
- 毒 鱼 茨 园 (83)
- 特别赏赐 戴 希 (84)
- 公交车疑案 白小易 (87)
- 月亮上 于德北 (88)
- 一个特殊的电话 芦芙荭 (90)
- 偷界研讨会 凌鼎年 (92)

- 水缸的秘密 周 波 (95)
- 亡者之路 王 往 (97)
- 麻子海 丁新生 (99)
- 四大嘴 李立泰 (101)
- 剃头劫 吴佳骏 (103)
- 汉 奸 刘立勤 (105)
- 醉 酒 安石榴 (107)
- 亲 家 马宝山 (109)
- 陈缶·田坦 苏 平 (111)
- 简单年代 冷清秋 (116)
- 少年往事 崔 立 (118)
- 烧饼刘 刘剑飞 (120)
- 城里有块地 刘川北 (122)
- 绝世奇术 尹全生 (124)
- 绞刑架下 符浩勇 (126)
- 婉 秋 伍中正 (128)
- 窄 巷 宁 柏 (130)
- 寻找回家的路 刘 公 (133)
- 管 闲 乔 迁 (135)
- 父亲托梦来 谢大立 (137)
- 恶 人 欧阳明 (139)
- 人生是个比例问题 ... 秦德龙 (141)
- 上三旗 田洪波 (143)
- 打洋工 安 宁 (145)
- 文 友 海 华 (146)
- 1945 年的回忆 崔楸立 (148)
- 通往天堂的桥梁 郭震海 (150)
- 兔 事 李伶伶 (152)
- 失乐园 万 芊 (154)
- 天 意 谷 凡 (155)
- 喝 茶 杨海林 (157)
- 马六甲山羊 于心亮 (159)
- 牙痛不是病 韦 名 (162)
- 打工回乡 赵明宇 (164)
- 老 话 胡金洲 (166)
- 桥边的老人 何君华 (167)
- 麦 香 刘 平 (169)
- 电 话 相裕亭 (170)
- 文川坊9号 何葆国 (172)
- 广 厦 袁省梅 (174)
- 扎西的菜园子 邢庆杰 (176)
- 夜 幕 申 弓 (179)
- 早起的鱼 袁有江 (180)
- 阴阳年 警 喻 (182)
- 百一郎 肖建国 (184)
- 杠头夫妻 孙 杰 (187)
- 羊肉汤 宋以柱 (189)
- 把月亮像鱼儿养在水里
..... 刘 洸 (191)
- 舌头什么时候得罪了牙齿
..... 安 谅 (192)
- 可恶的风 蒋 寒 (194)
- 鱼神桑巴 墨中白 (196)
- 年 龄 刘正权 (199)
- 小作文 巩高峰 (201)
- 路 党存青 (204)
- 一棵树的正常死亡 ... 梅 寒 (206)
- 断 指 王明新 (208)
- 米兰花 彭素虹 (210)
- 林磨道 马金章 (212)
- 圆 圈 周齐林 (213)
- 糖梅子 张寄寒 (215)
- 抢 劫 明晓东 (217)
- 小兔子 王培静 (219)
- 大 水 赵淑萍 (221)
- 天下无敌 吕啸天 (223)

呼啸城邦	陈柳金 (225)	头炷香	唐 静 (270)
公 鸡	岑燮钧 (227)	卖 树	胡天翔 (272)
羊 肉	陈国凡 (229)	玻璃纸之夜	金 梦 (274)
找个人谈谈	刘永飞 (231)	空 床	麻 坚 (276)
卖雪的老人	抚州娃子 (233)	眼皮跳	朱红娜 (278)
北京, 南京	侯发山 (235)	朋 友	蔡呈书 (279)
城市综合征	王凤国 (237)	快乐着死去	冯伟山 (281)
藏	陈树龙 (239)	放鸽子	贺敬涛 (283)
被战争吞噬的岁月	桑福海 (241)	七 月	田 杕 (285)
游 戏	韦如辉 (243)	屋子里的人	李修鹏 (287)
捕蛇者	蒋育亮 (244)	微信综合征	刘七平 (289)
归心似箭	刘向阳 (246)	你不知道的事	赵悠燕 (291)
老爱情	邴继福 (248)	跪 求	邵火焰 (293)
陪你一起慢慢变老	蓝 月 (249)	南辕北辙	朱瑾洁 (294)
两个逃兵	段国圣 (251)	只说再见	梁 刚 (296)
盲 点	方再红 (253)	你慢点儿走	莫柏良 (298)
红 姐	周月霞 (255)	懒人懒命	李忠元 (299)
暧昧	夏一刀 (257)	梦 蝶	徐梓杰 (301)
英雄之死	胡 玲 (259)	太阳花	张雪芳 (303)
说好了的	李世民 (261)	军 礼	杨树也 (305)
离 婚	红 鸟 (263)	爱上那条狗	袁 丹 (306)
地 气	唐丽妮 (264)	暗 战	谢松良 (308)
食梦师	江澎湃 (267)	新 生	徐永辉 (310)
书公子	金 波 (269)	童 年	王 溱 (311)

神医王十二

冯骥才

天津卫是码头。码头的地面疙疙瘩瘩可不好站，站上去，还得立得住，靠吗呢？——能耐。一般能耐也立不住，得看你有没有非常人所能的绝活儿。换句话说，凡是在天津站住脚的，不管哪行哪业，全得有一手非凡的绝活儿，比方瞧病治病的神医王十二。

要说那种“妙手回春”的名医，城里城外一挑一筐，可这只是名医而已，王十二人家是神医。神医名医，一天一地。神在哪儿？就是你身上出了毛病，急病，急得要死要活，别人没法儿，他有法儿，而且那法儿可不是原先就有的，是他灵光一闪，急中生智，信手拈来，手到病除。

王十二这种故事多着呢，这儿不多说，只说两段。一段在租界小白楼，一段在老城西马路。先说租界这一段。

这天王十二在开封道上走，忽听有人尖叫。一瞧，一个在道边套烟筒的铁匠两手捂着左半边脸，疼得大喊大叫。王十二急步过去问他出了吗事，这铁匠说：“铁渣子崩进眼睛里了，我要瞎了！”王十二说：“别拿手揉，愈揉扎得愈深，你手拿开，睁开眼叫我瞧瞧。”铁匠松开手，勉强睁开眼，一小块黑黑的铁渣子扎在眼球上，冒泪又流血。

王十二抬起头往两边一瞧，这条街全是各样的洋货店，王十二喜好洋人新鲜的玩意儿，常来逛。他忽然目光一闪，也是灵光一闪，只听他朝着铁匠大声说：“两手别去碰眼睛，我马上给你弄出来！”扭身就朝一家洋杂货店跑去。

王十二进了那家洋货店的店门，伸出右手就把挂在墙上一样东西摘下来，顺手将左手拿着的出诊用的绿绸包往柜台上一撂，说：“我拿这包做押，借你这玩意儿用用，用完马上还你！”话没说完，人已夺门而出。

王十二跑回铁匠跟前说：“把眼睁大！”铁匠使劲一睁眼，王十二也没碰他，只听“叮”的一声，这声音极轻微也极清楚，跟着听王十二说：“出来了，没事了。你眨眨眼，还疼不疼？”铁匠眨眨眼，居然一点儿不疼了，跟好人一样。再瞧，王十二捏着一块又小又尖的铁渣子举到他面前，就是刚在他眼里那块要命

的东西！不等他谢，王十二已经转身回到那洋货店，跟着再转身出来，胳膊窝夹着那个出诊用的绿绸包朝着街东头走了。铁匠朝他喊：“您用吗法给我治好的？我得给您磕头啊！”王十二头也没回，只举起手摇了摇。

铁匠纳闷儿，到洋货店里打听。店员指着墙上边一件东西说：“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就说借这东西用用，不会儿就送回来了。”

铁匠抬头看，墙上挂着这东西像块马蹄铁，可是很薄，看上去挺讲究，光亮溜滑，中段涂着红漆；再看，上边没钉子眼儿，不是马蹄铁。铁匠愈瞧愈不明白，问店员道：“洋人就使它治眼？”

店员说：“还没有听说它能治眼！这是个能吸铁的物品，洋人叫吸铁石。”店员说着从墙上把这东西摘下来，吸一吸桌上乱七八糟的铁物件——铁盒、铁夹子、钉子、钥匙，还有一个铁丝眼镜框子，竟然全都叫它吸在上边，好赛（好像，天津方言）有魔法。铁匠头次看见这东西——见傻。

原来王十二使它把铁匠眼里的铁渣子吸下来的。

可是，刚刚那会儿，王十二怎么忽然想起用它来了？

神不神？神医吧。再一段更神。

这段事在老城西那边，也在街上。

那天一辆运菜马车的马突然惊了，横冲直撞在街上狂奔，马夫吆喝拉缰都弄不住，街两边的人吓得往两边跑，有胡同的地方往胡同里钻，没胡同的往树后边躲，连树也没有的地方就往墙根扎。马奔到街口，迎面过来一位红脸大汉，敞着怀，露出滚圆锃亮的肚皮，一排黑胸毛，赛一条大蜈蚣趴在当胸。有人朝他喊：“快躲开，马惊了！”

谁料这大汉大叫：“有种往你爷爷胸口上撞！”看样子这汉子喝高了。

马夫急得在车上喊：“要死人啦！”

跟着，一声巨响，像撞倒一面墙，把大汉撞飞出去，硬摔在街边的墙上，好像紧紧趴在墙上边。马车接着往前奔去，大汉虽然没死，却趴在墙上下不来了，他两手用力撑墙，人一动不动，难道叫吗东西把他钉在墙上了？

人们上去一瞧，原来肋叉子撞断，断了的肋条穿皮而出，正巧插进砖缝，撞劲太大，插得太深，拔不出来。大汉疼得大喊大叫。

一个人嚷着：“你再使劲拔，肚子里的中气散了，人就完啦！”

另一个人叫着：“不能使劲，肋叉子掰断了，人就残了！”

谁也没碰到过这事，谁也没法儿。

大汉叫着：“快救我呀，我这个王八蛋要死在这儿啦！”声音大得震耳朵。有几个人撸袖子要上去拽他。

这时，就听不远处有人叫一声：“别动，我来。”

人们扭头一瞧，只见不远处一个小老头儿朝这边跑来。这小老头儿光脑袋，灰夹袍，腿脚极快。有人认出是神医王十二，便说：“有救了。”

只见王十二先往左边，两步到一个剃头摊前，把手里那出诊用的小绿绸包往剃头匠手里一塞说：“先押给你。”顺手从剃头摊的架子上摘下一块白手巾，又在旁边烧热水的铜盆里一浸一捞，便径直往大汉这边跑来。他手脚麻利，这几下都没耽误工夫，手里的白手巾一路滴着水儿、冒着热气儿。

王十二跑到大汉身前，左手从后边搂大汉的腰，右手把滚烫的湿手巾往大汉脸上一捂，连鼻子带嘴紧紧捂住，大汉给憋得大叫，使劲挣，王十二死死搂着捂着，就是不肯放手。大汉肯定脏话连天，听上去却呜呜地赛猪嚎。只见大汉憋得红头涨脸，身子里边的气没法从鼻子和嘴巴出来，胸膛就鼓起来，愈鼓愈大，大得吓人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钉在墙缝里的肋叉子自己退了出来。王十二手一松，大汉的劲也松了，浑身一软，坐在地上，出了一声：“老子活了。”

王十二说：“赶紧送他瞧大夫去接骨头吧。”转身去把白手巾还给剃头匠，取回自己那出诊用的绿绸包走了，好赛吗事没有过。

可是在场的人全看得目瞪口呆。只一位老人看出门道，他说：“王十二爷这法儿，是用这汉子自己身上的劲把肋条从墙缝里抽出来的。外人的劲是拗着自己的，自己的劲都是顺着自己的。”这老人寻思一下又说：“可是除去他，谁还能想出这法子来？”

人想不到的只有神，所以天津人称他神医王十二。

巴西木开花啦

刘心武

繁蕙家客厅里的那盆巴西木开花啦！好花要共赏，她给微信群的朋友们发去信息，约请那晚能抽出工夫的朋友们观看她的即时直播。那盆巴西木才养了三年多，居然蹿出两个花穗，其中一个几天工夫就升得有两尺来长，而且开始斜伏，上面均匀分布着纯白的绣球状花苞，花球下还分泌出晶莹的蜜汁滴，煞是可爱！尚未张开花瓣，已经飘出沁脾香气。那天晚饭后，她每隔五分钟传上一张照片，以全景、中景、近景和大量特写来展现巴西木开花，还有她和老伴用自拍器录下、在盛开的花木前跟众朋友问好的视频。

繁蕙的微信圈，绝大多数是大学同窗。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一所工

科学院，毕业后分配到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单位，经历过相同的时代风云，陆续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退休。他们退休那阵，个人电脑还没流行，在周围人中，繁蕙是最早拥有个人电脑并且迅速掌握汉字输入法的，她在 21 世纪初就开了博客，进行网聊，并且比较早就拥有手机，又在微博刚流行时就成了微博控，是最早一批网购控，时下她又成了手机不离手的微信控，当年的同窗，凡能联系上的，她都动员他们加入了微信群。

当年的同窗里，唯有长期跟她睡上下铺的慈梅，在这数码时代，彻底地落伍了。慈梅几年前在她的一再动员下，才终于置备了一台电脑，她在电话里费好大劲儿教会了慈梅上网，她通过电邮给慈梅传去不少配乐的幻灯片，嘱咐慈梅给她回复，慈梅却只是给她来电话，说无论如何学不会汉字输入法。繁蕙忍不住在电话里说：“你当年是班里成绩拔尖的呀！怎么现在学个新技术这么费劲？其实你只要找个年轻人，到你身边指点几次，很快就掌握了呀！”慈梅竟马上挂断了电话，繁蕙这才意识到失言。慈梅中年丧偶没有再婚，独生子在十年前患脑癌去世，虽然媳妇对她很好，但是儿子和媳妇没有生育，七年前媳妇改嫁了，给别人家生了后代，慈梅哪里找能关怀帮助她的年轻人去！

同窗们都很怀念慈梅。慈梅不回复电邮，甚至也不置备手机，同窗们逢年过节或想起她时，给她打座机，虽然她的回应一开始总很高兴，但只要来电者道出“你一个人也真不容易啊”“你闷了时只管来电话”等话语时，慈梅便会直率地告白：“我一个人过得好着啦！我才不闷呢！我充实得很！”

那天繁蕙在微信群里的巴西木开花直播，带给都已步入八十岁的同窗们极大的乐趣。微信里七嘴八舌，有叹稀罕的，有赞花美的，有遗憾嗅不到香气的，有咏诗抒怀的，有调侃他们两口子老来俏的，有借此交叉对话的……一位男士忽然来了句：“你就该动员慈梅入群，让她也开开心！”繁蕙知道一个秘密，就是那男士当年给慈梅递过情书，没想到几十年后别的人一时都忘记了慈梅，他却从心底牵出了初恋的情愫。繁蕙忍不住就从自家座机打到慈梅座机，向她报告自家巴西木开花的情景。慈梅听了很高兴，繁蕙趁机动员慈梅加入微信群，慈梅说新买的手机只用于上街时应急拨打救援号码，“我不入群也挺好的。”接着就结束通话。

巴西木开花的微信直播结束后，老伴见繁蕙满屋子找纸笔，就问她：“怎么？要返老还童吗？”繁蕙说：“正是。我要给慈梅写信。明天你先去打印巴西木开花的照片，然后把我写的信拿到邮局去寄，注意：现在到邮局窗口投寄往往会不用邮票只打邮戳，咱们这信却一定要在信封上贴邮票。总之，信的形式越复古越好！”

抛开电脑、手机，繁蕙认真地给慈梅写起信来。这才发现提笔忘字，字体也幼稚得可以，但是，当年种种情景心绪，却涌荡心头，大学毕业后，各奔东西，她和慈梅远离几千里，但是她们一直通信，到二十几年前才结束了这种原始的联络方式。繁蕙写信时心里暖流潺潺，巴西木开花啦，人生还剩几何？与同窗分享这桩乐事，就是当下生命实实在在的意义！

安装工小马

王剑冰

小马的墨镜还放在那个台子上，静静地享受着昏暗的光。而小马这时可能正在阳光下骑着车子狂奔。几次给他打电话，他都说在去客户家的路上。小马很忙，忙得连眼镜都顾不上来取了。那天，小马干完活儿走得慌张。已经九点多了，我才发现他的墨镜忘在了杂物台上。

小马是一家公司的热水器安装工，来我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了。小马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让我久等了。小马干活儿很麻利，为了安装得美观些，小马在不大的空间里费了很大的事。

我说一会儿装热水器的时候叫我一下，可等我看见，小马自己一个人正扛着那个家伙在卫生间狭小的空间里转着身子。我赶忙去帮手，那个大东西被小马举过了头顶。这时，我已经帮不上忙了，小马是站在梯子上。可是，小马举着那个大东西，就是挂不上钉好的小钩子，那两个小钩子太袖珍了。我看得出，小马已经没有缓冲的余地，要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挂上去，要么就会坚持不住掉下来。小马满头大汗地憋红了脸最后一举，站立的梯子在他猛一用力中突然滑动了，小马站立不稳，差一点儿摔下来。而我就在他的下面仰头看着，躲是来不及了。小马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到地上，而热水器正好斜斜地挂在了其中一个钩子上，没有掉下来。好险啊！小马直说不好意思。而我吓了一头汗。

这时小马的手机不停地响。小马接听说一会儿就赶过去，好像是一个客户的事情。小马说总有干不完的活儿，等干完了，也快半夜了。

又有个电话打进来，是问小马在哪里，吃饭了没有，而且还要把饭送过来。小马说不用不用，你先吃吧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边说，你不要急，把活儿给人家干好，别马虎。小马说是，我啥时马虎过。那边说要过来帮上一把，小马就有些急躁了，说你啰唆什么，耽误我干活儿。

我说，是你的爱人吧？挺关心你的。小马说是女朋友，在一起住着。哦，



那是个准妻子，还挺细心的。小马说，她总是怕我给人家干不好。我说，她干什么？小马说是干销售的。两人在郊外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，比都市村庄的还便宜，就是路远一点儿。起得早一点儿，睡得晚一点儿，腿和车子辛苦一点儿，就又能多余下点儿钱了，可以给女朋友买个好衣服什么的。女朋友跟了自己，总是什么都不舍得买，起早贪黑地跟着自己吃苦，不管多晚回去，她都在那里等着，有时守着饭菜就睡着了。

我说，小马有福。小马说是啊，那就只有好好干活儿，女朋友也是看重了他这一点才跟他好的。我心里感慨社会上还有这么实诚的年轻人。

我忽然想起来应该给小马拿点儿吃的，就去了厨房拿来几个包子。可小马很不好意思，说什么也不吃，说这是公司的规矩。我说，就当是兄弟。小马还是不吃，说一会儿就好了，不饿的，把碗放在了那里。直到最后，他都没有吃一个。小马又忙了个把小时。小马把活儿做得很认真，线路跑得规规矩矩，还帮我做了多余的活儿，比如，另外跑了一根线。小马很仔细地填写了安装单，很仔细地讲解了注意事项，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小马留下了手机号，然后就匆匆忙忙去了另一个客户家。调度那里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催了。小马又得忙到很晚了。他的可爱的准妻子还在家里等着呢。这中间她也打好几个电话了。小马脾气很好地说着善意的谎话，说再有一个小时就回去了。小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走了，把那个遮阳的墨镜忘在了水池的台子上。

我记着小马说干一个月好了能拿一千块钱，女朋友能拿七八百元。小马挺满意的。小马说，钱拿多少是小事，关键是把活儿干好，不能损坏了公司的名誉。小马是个很敬业的人。我想我要是有一家公司，就让小马做个总经理助理，小马是个可用的人，而他的准妻子能做部门经理。可我笨得不会经营什么公司。

小马黑黑的壮壮的，很精明。小马很是让人念想。

我再一次给小马打电话，告诉他我会把他的墨镜直接送到卖热水器的商场去。

连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

周 涛

那次是季柏头一次去南山度夏。那次度夏给季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可能是因为他顺利地考上了中学，学校正好组织为期半个月的南山驻营，父亲大概是奖励他，就让他参加了。小孩子不多，主要是一批年轻干部，男男女女，有

吃有喝，无忧无虑，轻松快活。

帐篷搭起来了。野炊也点火冒烟了。

寂静的南山菊花台响起了手风琴的声音，还有快乐的歌声，“是那田野的风，吹动了我们的胸怀……”菊花台遍地野菊盛开，漫坡松林黑绿，天空蓝得宛如刚刚用水冲洗过的蓝宝石，大地像富有弹性的女神丰腴的腹部，零零星星散布着一些牛羊马匹，它们低头吃草就好似虔诚的信徒对这位女神几步一拜……远处的山峦头顶雪冠，在夏日的阳光下闪耀银光。近处，雪水融化后汇成的溪流已经成了河水，从布满白色、鹅黄、褐红、浅灰鹅卵石的河滩上赤脚而过，水质清澈，脚步轻快。

季柏顾不上欣赏这些，他招呼了几个小伙伴，正在一处平坦的草滩上踢足球。他足球踢得不错，曾经是小学那个学校校队右锋，打遍周围小学无败绩。

正踢着玩，一抬眼，看见一群当地的哈萨克小孩在旁边看。他们可能没见过足球，觉得很新奇，季柏就招呼他们来一块儿玩。

玩了一会儿，其中的几个大一点儿的少年不干了，显得不高兴。

“怎么不玩了？”季柏问。

“踢那个东西，我们不行。但是你敢和我们摔跤吗？”

“摔跤有什么了不起。”季柏想都没想，指着其中大一些的少年说，“摔就摔，三跤两胜。”

季家兄弟摔跤无师自通，少有败绩，上手一较量，几乎没什么悬念，三比零。正准备收兵回营，哈萨克少年忽然上前拉住他：“我想和你交朋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季柏很高兴。

从那以后，这个名叫黑力力的哈萨克少年每天早晨天刚亮就来找他，一起去山背后的草滩上找他家的马。马绊了腿，放到草滩上，它们像瘸子那样一跳一跳地找草吃，走不了太远。早晨要把马收回来，这是黑力力的活计，他提上几副马叉子，叫上季柏就去了。

果然，山后有四匹马。黑力力这时显出本事来了，他抓住马，给马戴上叉子，把一匹青灰色马的缰绳放到季柏手里：“上去！”

季柏看着这匹光背马，那么高的背，被夜晚的露水打湿了，他上不去。

“这样上。”黑力力把他的马牵到一个坡下，他从坡上一跃，骑上去了。

季柏看了，也学着他的办法，上了马。那是他第一次骑在马背上，很是兴奋。黑力力骑着一匹手里还牵着两匹，走在前面。季柏骑着青灰马跟在后面，一路上，黑力力不断示范他怎样驭马。

到了他家的毡房，黑力力拴好马，招呼季柏一起进家，还把季柏介绍给他父母。奶茶烧好了，季柏喝了几碗，就回去了。

每天早晨都是这样。大约一个礼拜之后，季柏已经骑术娴熟了。自己给马解绊儿，上叉子。他已经可以和黑力力并肩齐驱，在狭窄的山路上飞奔，互相追逐。那是季柏最快乐的时候，从那时起，他爱上了马并且深深为之迷恋。他很想像黑力力这样，不想上学。放马骑马多好啊，上学没意思。

后来有一天，他正和黑力力在山间小路上飞马奔驰，远远听见山下有人在喊，大声喊他：“快下来！你这小子，不要命啦！”

他在马背上打眼一望，小个子，黄呢子军装，江西老表口音，是住在隔壁的老红军处长。他朝老红军挥了挥手，不予理睬，一磕马肚子，飞驰而去，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。

从营地回家后，季柏知道老红军告了他一状。父亲说起骑马的事，倒没有大惊小怪，父亲学着老红军的口气说：“你介个鹅子呀，胆子太大啦！骑在马上疯跑呀，那么高的山，掉下来怎么办！”

“掉不下来。”季柏说，“我学会骑马了。”还把他和哈萨克小孩黑力力交往的事告诉父亲。

父亲没有责备他的意思，好像认为这很正常：“我的儿子嘛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”

但是让季柏感到奇怪的是，他和黑力力当时是怎么交流的？他不懂哈萨克语，黑力力也一句汉语不会说，他们相处无碍，互相都懂。一个眼神，一些表情、动作，在特定的环境里，心领神会，从未出错。少年的心啊，单纯、纯净，像一潭明澈的湖水，与晴朗的天空互相映照，一目了然。

连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。

那年的欢喜

郑彦英

应该是1966年，我上高小，暑假的时候，咸阳北塬上的马庄逢集，母亲给了我两毛钱，叫我带三个弟弟到集上逛逛，顺便买一斤盐。

一到集上，小弟弟兴奋地指着吃食摊子嚷嚷：“油糕，麻糖，还有馄饨。哥，妈不是给你钱了嘛！”

我一声喝：“还要买盐呢！一斤盐两毛钱，能吃半年。一碗馄饨两毛钱，一

吧嗒嘴就没了！”

小弟弟没敢再吭声，二弟和三弟见我瞪眼，也都噤了声。

集市东头是百货店，那里卖盐，但是要到那里，必须穿过叫卖各种吃食的街道。我就在街道上走得很快，唯恐哪个弟弟被哪个美食勾住了。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小小弟弟，就抓着他的手走。没想到他走到一个炒凉粉摊跟前，猛然挣脱我的手，坐在了凉粉摊前的条凳上。

二弟和三弟都看着我，其实我也被炒凉粉那特别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，但我还是去拉小弟弟：“走，买盐去。”

小弟弟不走，死犟着坐在凉粉摊子前，我把他提起来，他又坐下去，如一摊泥。

凉粉摊师傅很懂公关，知道我主事，就不看我，有意大声叫卖：“吃一口能解一年馋，才五分钱一盘！”说着就开始炒，油在鏊子锅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，拱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乱爬。

我不再吭气，心里盘算着，吃一盘凉粉，就要少称二两半的盐！于是我吼：“走，不走不要你了！”

但是小弟弟铁了心，我吓不倒他，他硬着头死坐着，不看我。

我实在没法了，捏着口袋里的两毛钱，转过身，背对着三个弟弟和凉粉摊子。但是，炒凉粉师傅的每一个动作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，特别是炒到最后，铲锅底那一层黄灿灿的凉粉锅巴的时候，师傅有意铲得浅，铲得慢，一下一下地，引诱着一街的人。

凉粉铲到盘子里了，筷子重重地放到矮桌上，随后，放凉粉盘子的咯噔声响在小弟弟的面前。

我还是不转身，我知道三个弟弟这时候肯定都看着我，等我发话。

二弟拽拽我的衣服，小声地喊：“哥！”三弟见我不吭声，走到我面前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低下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这时候小弟弟说话了：“哥，闻着把人香死咧，我只吃一口，剩下的你三个吃。”

小弟弟这一句话感动了我几十年。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，看见小弟弟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软软地说了一句：“吃吧。”他立即笑了，拿起筷子，却只夹了小小一点儿，放到嘴里，没敢嚼，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，等到咽的时候，声音却很大，我知道那是和着口水咽下去的。

小弟弟站起来，把筷子递给我，真诚地说：“哥，好吃得不得了，里头还有豆瓣酱呢！”我说：“我不爱吃凉粉，你三个吃。”说着把筷子递给二弟。

二弟和三弟推让着，一人吃了一口，又让我吃，我自然还是推。小弟弟夹起一筷子炒凉粉送到我嘴前面，那棕红的酱色，那飘忽的白色蒸气，顿时攻破了我的所有防线。

我吃了，我有意咽得很快，却不张嘴，让那美味在嘴里回旋。同时把筷子递给小弟弟。

小弟弟又推，我便把凉粉在盘子里分成三堆，让他们一人吃一堆，然后把筷子往矮桌上一放，说：“你们吃，我去付钱。”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三个弟弟吃了两堆，剩下一堆，让我吃，我问是谁没吃，二弟说是小弟弟没吃，留给我。

我没有再说话，其实也就小小三块，我吃了一块，夹起两块，一下子喂到小弟弟嘴里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见我们弟兄四个满面红光，就招呼我们吃饭。我把盐袋放到盐罐子上，母亲掂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吃饭。”

从这天开始的几个月里，我总觉得饭菜的味道淡了，少放了盐。我悄悄地问几个弟弟，他们也说感觉出来了，不敢问。

多年以后，我问母亲那天掂出盐的重量没，母亲笑着说：“咋能掂不出来？！”

我又问：“你知道我们把钱花在啥地方了？”母亲笑笑说：“五分钱买了四个娃的欢喜，还有比这便宜的事吗？”

孤独的老乡

夏 阳

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暂且叫他小吴吧。

第一次盘问小吴，真不能确定他在我眼皮底下多久了。偌大的天安门广场，游客络绎不绝，人流涌动如过江之鲫。大家背对巍峨的城楼，无不在忙着摄影留念，“茄子”声此起彼伏。小吴不是这样。他到处转悠，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时不时还支棱起耳朵，像一条狗一样撵在人家身后，偷听人家在讲些什么。

形迹可疑。

我作为广场的巡逻人员，截住小吴，问，你干吗？

他捏着衣角，嗫嚅道，我在丰台那边打工。

我是问你来天安门广场想干吗？

没干吗呀。

老实点儿，我注意你不是一回两回了，你老盯着人家游客干吗？

我……我在找人。

找谁？

找老乡。我来北京三年，还没遇到过一个老乡。

我鼻子一酸，拍了拍小吴的肩，叮嘱道，注意点儿形象，别太露骨，更不准妨碍人家。

他眼里汪着泪，点点头。

天安门广场，草原一样广袤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群，河流一般朝这里涌来。黄昏时候，夕阳之下，人流涌得愈加湍急。小吴迎着无数面孔走去，仔细辨别暮色下的每一张脸、每一句方言。

夜深了，广场上游客稀疏，灯火慵懒，小吴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追上了20路公交车。公交车从我跟前一闪而过时，我看见小吴抓着吊环，挤在一群人中间，眼里满是恋恋不舍。

小吴来的时间很固定。每个星期天早上，换乘三趟公交车来，晚上又换乘三趟车回去。我巡逻时经常遇到他，有时会问他，找到了吗？他总是一脸黯然。

有一次，我发现他神情大异，跟着一个旅行团很久，最后还是悄悄地离开了。我问他，不是吗？他失望地答道，不是，是相邻那个县的。

相邻那个县也是老乡啊。

他摇了摇头，固执地说，连一个县的都不是，能算是老乡吗？

我安慰他说，实在想家了，就回去看看吧。

他笑道，回家？我爹在山上打石头被炸死了，那个女人改嫁去了外省，哪有什么家？说完，撇开两条瘦腿，消失在人海中。

小吴找到按照他的标准定义的老乡，是在一个下午。远远地，看见他和一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在国旗下拉扯，我立即赶了过去。小吴看见我，激动地说，他是我老乡，绝对的老乡！

那中年男人甩开小吴的手，整了整领带，呵斥道，老乡？谁和你是老乡，老子是北京人！

小吴说，你要赖，你刚才打电话说家乡话，我听出来了，你是我们县的。

中年男人厌恶地挥了挥手，骂道，神经病。白晃晃的太阳下，小吴单薄的身体晃了一下。

这件事后，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小吴在我眼皮底下转悠了。我心中不禁想，是死心了还是离开北京了？这孩子，挺好的，时间长了没见，还真让人心里有